

第一章 落難鳳凰沖喜去

一大早，顧見驪在當舖門外等了好久。她手裡握著一支雙蝶流蘇步搖，也不知道是因為過分用力還是因為天寒，纖細嬌嫩的手指白森森的。

一陣寒風吹過，單薄的襦裝緊貼細腰，柳顰花嬌、娉婷嫋娜，勾得街頭巷尾裡一雙雙眼睛都忍不住望過來。

「吱呀——」當舖沉重的木門從裡面拉開。

顧見驪拿著母親留給她的最後遺物，細步邁進門檻。縱使萬般不捨，可父親還等著救命的藥。

街頭巷尾開始小聲議論。

「武賢王可是咱們大姬唯一的異姓王，昔日多風光吶！如今……嘖嘖，罷爵抄家打入天牢，要不是正好趕上太后喜壽大赦天下，他早就……」男人做了個抹脖子的動作。

另一個人笑嘻嘻接話。「如今他也是吊著口氣，早死晚死有什麼區別？」

幾人幸災樂禍，似乎忘了當年武賢王得勝歸來時，自己也曾喜氣洋洋跪地叩拜，高呼戰神。

「可惜了安京雙驪……」男人歎了口氣。

武賢王的一雙女兒名中皆有「驪」字，因其美貌並稱安京雙驪，名動天下，是整個永安城的男人們不可企及的蒼穹皓月。

「聽說已經出嫁的姊姊顧在驪三年無所出，如今趕上這事兒，不知道會不會被休棄；妹妹顧見驪和廣平伯府的三少爺有婚約，原先是破落宗親高攀武賢王，可現在看情形，這婚事恐怕也是要吹了。」

「不能吧？這樁婚事可是聖上賜婚啊！」

顧見驪沒有再聽下去，也不在意，這三個月她已經聽夠了。她在當舖換了錢，又去藥鋪抓藥，忍著各方不懷好意的打量，匆匆趕回家。

顧家四口如今住在一處忠僕讓出來的簡陋農家小院。那院落是真的很小，還沒有顧見驪曾經的閨房大，一共就兩間屋子，父親、繼母母子三人擠在一屋，她自己住一間，可她住的那一間還是曾經的廚房改的，院子逼仄狹小，幾無落腳之處。

剛走到巷口，就聽見嘈雜的爭執聲從家中傳來，繼母陶氏的粗啞嗓音格外刺耳。顧見驪一手抓緊手裡的藥，一手提著裙子，疾步往家趕。

「你們廣平伯府真是一窩子又慳又壞的勢利眼！怪不得落魄到這步田地！當初眼巴巴求著咱們家姑娘嫁過去，現在竟跑來落井下石，欺負我男人躺在床上，你們會遭報應的！」陶氏又哭又嚎。

趕到家門口的顧見驪聽見陶氏的話，心裡頓時一沉。難道是廣平伯府來退親了？她眸光微凝，下意識咬唇，淡粉的唇瓣上立即顯出月牙的白印子。

小院門口堵了很多看熱鬧的人，可院門關著，看不見裡面的情景，只能一個個豎著耳朵聽熱鬧，見顧見驪回來，都自動讓開了些，待她一打開門，立時伸長脖子往裡面望。

坐在地上的陶氏見狀一骨碌爬起來，端起身旁的一盆汗水朝門外潑去。「看什麼

熱鬧！再看挖了你們的眼！」她又罵了兩句，抓著門口的掃把趕人，一直趕到巷口。

廣平伯府來的人是宋管家，後面跟著兩個小廝，抬著兩個用紅綢纏繞的箱子。

顧見驪望著那兩個箱子上的紅綢，有些不解。

宋管家皮笑肉不笑地施了個禮。「見過顧二姑娘。」

顧見驪沒有吭聲，還記得這人上次見她時諂媚的嘴臉。

「顧二姑娘，老奴是來送聘禮的。三日後便是黃道吉日，到時花轎會來接您，老奴提前祝您和五爺白頭偕老，子孫滿堂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此話一出，顧見驪猛地抬頭，潑灑秋眸中滿是震驚，不敢相信地惶惶向後退了一步。

宋管家不禁愣住。他自是知道安京雙驪的美名，可覺得顧見驪不過十五歲，是還沒完全長開的年紀，定是遜於其姊，今日見她抬頭，方知自己大錯特錯。倘若再過兩年，她骨子裡屬於女人的媚意流出，不知要是何等傾城之色。

如今顧家淪落至此，顧見驪早就做好了被退親的準備，可怎麼也沒想到是給姬五爺送聘禮的。

姬五爺……她垂在身側的手下意識顫了顫。

她沒見過他，可是知道這個人，應該說整個大姬王朝無人不知，那是一個雙手染滿鮮血的惡鬼。

宋管家的聲音不自覺軟上幾分，壓低道：「顧二姑娘，老奴給您句實話，如今您家這個情景，說不定哪日陛下再追究起來，可是連累九族的罪，我們三少爺怎麼還敢娶您？」

顧見驪臉色微白，忍下心裡的難受，「何不退婚一了百了？」

「那可是聖上賜婚。」

不能退婚卻能換人？這不同樣是抗旨？

宋管家像是能知道她心中所想，笑得可惡。「聖旨上不知怎麼滴了墨，將名字給遮了。」

「私改聖旨同樣是死罪……」顧見驪聲音微微發顫，但望著宋管家臉上自信的笑容，忽然就懂了。

這恐怕是宮裡的意思。

這時陶氏回來了，衝進小院把繼女拉到身後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著宋管家憤憤道：

「誰不知道姬五爺熬不過這個冬天，連棺材都做好了？這是等著拉我們二姑娘陪葬呢！我們二姑娘死了日後牽連不到你們，又給你們保了顏面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！你廣平伯府不敢抗旨，我顧家敢！回去給那一窩勢利眼送個話，今日是我們二姑娘休了姬玄恪那個混蛋！」陶氏嚎著嚎著又哭又笑。「都是慫蛋！全都是！」

顧見驪已從最初的震驚逐漸平復下來，她蹲下身，掀開箱子，裡頭有兩塊布，一袋米、一袋麵，還有五十兩銀子。

若顧家還是昔日光景，不管是給姬五爺還是給姬三郎提親，斷然不會只有這些，

還真是故意羞辱人。

不過顧見驪心裡竟是出奇的平靜。她摩挲著銀子，心想要是宋管家早兩天過來就好了，那她也不用當了母親的遺物。

「麻煩宋管家回話，這親事我答應了。」

「不行！妳個糊塗的！」陶氏氣得把她拉起來，往前邁出一大步擋住繼女，擰起袖子就打算罵個痛快。

「母親。」顧見驪輕輕喊了一聲。

陶氏一愣，半天沒反應過來。她嫁來顧家七年，知道兩個繼女都不喜歡她，這是她頭一遭聽到這個稱呼。這三個多月裡，她所有的體面都沒了，像瘋了一樣硬撐著，此時一聽她的叫喚心裡卻又酸又澀。

宋管家臉色變了又變，對顧見驪這麼爽快答應十分意外。猶豫片刻，想起老夫人交代的話，又堆起笑臉說：「這就對了，如今這境況，有了今日未必有明日，能撈一個是一個。」

顧見驪眉目不動，疏離淡然，沒有接話的意思。

趁著陶氏愣神的功夫，宋管家帶著兩個小廝匆忙離開。

狹小的院子一下子冷清下來。

陶氏忍著淚，啞聲道：「妳這是何必？廣平伯府這麼做就是故意羞辱人，等著咱們主動抗旨拒了這婚事。咱們家如今背著死罪，也不在意多一個抗旨不尊的罪名了！我知道妳這孩子是急著用錢救妳父親，可是生錢的法子多得是，何必讓妳用命來換？妳繡繡帕子，我拿去鋪子賣也能賺來錢……」

顧見驪垂著眼，聲音又低又小，卻帶著執拗。「都說人證物證俱在，可是我不相信父親是那樣的人。逼我們抗旨的不是廣平伯府，而是宮裡，若我們抗旨悔婚，才是中了計，那樣我們就活不到父親洗刷冤屈的時候了。五十年是活，十五年也是活，寧可我一個人死了，我也不願整個顧家擔著汙名活著。」說著說著忍不住抽噎一聲，卻還拚命忍著不掉淚。

「再說父親的傷不是這些廉價藥材能醫好的，更何況我們連買劣藥的銀子也沒了。父親的身子等不到我們靠繡帕子賺錢，這五十兩銀子倒是能暫時應急。」

陶氏張了張嘴，說不出半句話。她只道自己愚笨，竟是沒看透這裡面的彎彎繞繞。牆頭忽然一陣騷動，似有磚塊掉落，顧見驪和陶氏尋聲望去，只見一個腦袋從牆頭一點點冒出來，原來是街頭趙家的趙二旺。

「聽說你們家現在缺救命錢？」趙二旺垂涎的目光掃過顧見驪，「陪哥哥一晚，三百文錢，幹不幹？」

「我砸死你個髒癩子！」

陶氏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直接朝他砸過去，石頭正好砸到趙二旺的腦袋，趙二旺尖叫了一聲，直接從牆頭跌下去，撒腿就跑，一邊跑還一邊大聲喊，「後悔了隨時來找我！」

顧見驪一聲歎息，認命的淺笑在她的唇畔綻開，輕聲說：「即使留下也沒什麼好結果。」

陶氏聽了心裡「咯噔」一聲，不再想著追趙二旺，回頭望向繼女。就算穿著農家破舊的粗布衣裙，也未曾失了她半分麗色。這孩子的母親當年便是絕色，如今她和她姊姊皆是嬌妍而綻，她的這張臉，在現在的確就是禍害。

陶氏從腳底開始發寒，寒意迅速蔓延全身，終於明白自己再怎麼用潑辣撐著，如今恐怕也沒能力護住這個孩子。

陶氏心裡憋得慌，為如今的境況，也為人情醜陋，想起丈夫顧敬元犯的罪——奸淫驪貴妃，心情更是沉重。

晚上，她給昏迷不醒的丈夫掖被角，聽見他的囁語，隱約聽見一個「驪」字。她知道他在思念他的前妻。

顧敬元是她的丈夫，也是她崇拜的英雄，是她不管不顧貼上來做人繼母，可沒有人比她更清楚顧敬元對從前髮妻的深情，也一萬個信任顧敬元的人品，篤信他做不出欺凌女子的惡行。

可是……驪貴妃是顧敬元髮妻的妹妹，五官輪廓極為相似……陶氏心裡一顫，忽又不確定了。

不能多想，也不敢再多想，她抹了眼角的濕意，敲了敲顧見驪的房門才推門而入。顧見驪抱膝坐在床上，下巴搭著膝蓋，在昏暗的小屋子裡縮成小小的一團。她偏著頭，抬眼望向陶氏，拍了拍身側的床，請她過來坐。

陶氏忍下心酸，挨著她坐下，努力扯出笑臉，一邊瞧著她的臉色，一邊用試探且討好的口氣說：「我就是想過來跟妳說說話，沒吵到妳吧？」

面對外人的時候，陶氏沒在嘴上吃過虧，可一對上顧家父女三個，就變得有些口拙，大概是自認身分低，自卑作祟。

顧見驪將手搭在她的手背上，陶氏望著交疊的兩隻手，有些不自在。

「謝謝您。」顧見驪突地開口。

陶氏慌慌張張地搖頭，「這、這說的什麼話……」

顧見驪含笑，溫聲細語的解釋，「見驪小時候不太懂事，對您不夠敬重……」

「沒有的事！胡說！」陶氏忙打斷她的話。

她很理解兩個繼女的心情，誰又能發自內心喜歡繼母呢？更何況這兩個繼女只是和她冷淡疏離些罷了，談不上不敬重。

母女兩個相視一笑，有些話也不必再說了。

陶氏寬慰道：「有的半死人叫喜事一沖，病就好了。我們見驪從小到大運氣都不錯，這回婚事幾經波折，最後陰錯陽差嫁給姬五爺，也未必不是一種緣分。說不定妳真的能沖去姬五爺身上的病氣，嫁過去第二日啊，姬五爺就生龍活虎了！」顧見驪是不太信沖喜這種說法的，只是她也不想陶氏過分擔心，所以只是順著陶氏的話，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：「承您吉言了，不過我只盼著姬五爺一直吊著口氣半死不活就好，可千萬別生龍活虎。」她眉心微蹙，難得帶出幾分十五歲小姑娘的嬌憨。

陶氏一怔，「妳這是怕他？」

顧見驪反問：「有人不怕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想起廣平伯府裡這位半死的五爺曾經幹的行當，陶氏一時之間也不知怎麼勸下去，別說繼女才十五歲，就算是她面對面見著姬五爺也是要兩腿打顫的。

顧見驪像是想到了什麼，忽然打了個寒顫，「我聽說殺人太多，死後是要被惡鬼纏著的。他殺了那麼多人，若死了，我被拉去陪葬，豈不是也要一併被無數惡鬼纏著？」越想她臉色越來越白，全然沒了先前的冷靜自若。

陶氏知道顧見驪是個行事無畏的，可偏偏怕鬼，正想著怎麼安慰她，忽見顧見驪又舒了口氣。

「我怎麼忘了，他殺過那麼多人，死後也會變成最厲的厲鬼，其他的惡鬼定然不敢纏上來……」顧見驪聲音又低下去，語氣裡帶著猶疑和恐慌。

「見驪，別亂說了，這世上根本沒有鬼！」

顧見驪沒吭聲，還陷在自己的假想中。

陶氏急忙再開口，阻止她胡思亂想，半夜作惡夢嚇哭。「見驪，咱們還沒到絕境，只要還活著一日就有希望。別說姬五爺未必會立刻病逝，就算他病逝了，妳也未必要跟著陪葬。路是人走出來的，法子也是人想出來的，咱們顧家人永遠都不會垂頭喪氣，失了鬥志！」

顧見驪點點頭，不想讓繼母再為她掛心，可是心裡卻還在胡亂猜想著，不管怎麼說，她也算嫁給了姬五爺，說不定在他死前還要照顧他兩日，這樣到了陰曹地府，看在她曾照顧他又為他陪葬的分上，姬五爺興許會罩著她，不讓那些惡鬼糾纏？可是那樣冷血陰鬱的人，又哪裡知道感謝別人？說不定第一個吃了她的，不是別的小鬼，正是姬五爺這隻厲鬼！

胡思亂想的顧見驪果真作了一夜惡夢，夢見自己身陷陰曹地府，周圍全是恐怖醜陋的惡鬼，她只能跑啊跑，不小心摔倒了，一抬頭就看見三頭六臂的姬五爺，他把她拎起來，張開血盆大口就把她給吃了！

顧見驪驚醒，冷汗淋漓，濕了衣衫。「陰曹地府實在太可怕了……」她雙手合十，誠心祈求姬五爺活得久一點，再久一點，可也別醒過來，最好一直這樣半死不活，吊著口氣。

她輕輕咬唇，盼著姬五爺不要恢復健康實在有些不善良，可一想到他的凶名……她咬咬牙，自私的原諒了自己。

第二章 伯府裡頭豺狼多

三日一晃而過。

顧見驪從床上坐起，潑灑鳳眸裡一片清朗澄澈，毫無半分剛睡醒的倦意，因為這一夜，她幾乎沒睡。

她一動不動安靜地坐了一會兒，有些遲疑地從枕下拿出一封信箋，慢慢展開。

天還沒亮，又捨不得點蠟燭，屋子裡漆黑一片，雖然看不清信箋上的字，內容卻早已爛熟於心，她纖細的指尖撫過紙面，無聲念著信箋上的詩句。

這是她與姬玄恪訂婚第二日，姬玄恪悄悄送過來的。

這三個多月以來，她見識了所謂人情冷暖，就連親戚也在患難時落井下石，而她與姬玄恪並未做成夫妻，趨利避害也是人之常情，又有什麼好記恨和介懷的呢？想通之後，她釋然地微笑著點燃燭臺，看著暗黃的火苗逐漸吞噬信箋，和信上的字字句句，也燒掉了關於姬玄恪的一切。

桌子上放著大紅喜服，顧見驪摸了摸那粗糙的料子，毫不在意的換上，走進外間。繼母和弟弟都在院子裡，外間只有她父親躺在床上。

顧見驪安靜地坐在他床邊，目光帶著不捨和難過，長久地凝望著父親，捨不得移開。

直到聽見外面已有動靜，顧見驪才握住父親的手，彎下腰湊到他耳邊，輕聲說：「父親，見驪要出嫁了。您曾給女兒準備的嫁衣被人搶了去，您快醒過來給女兒搶回來啊。」她難得小女兒姿態的告著狀，並沒有注意到父親放在身側的另一隻手輕輕顫動了一下。

陶氏進門，將一碗麵塞到她手裡，熱氣騰騰的湯麵還臥著一枚剝好的煮雞蛋。顧見驪捧著燙手的麵條，不解地望著陶氏，有些心疼錢，恨不得把錢都攢下來給父親治病。

「趕緊吃，長壽麵！」

顧見驪一怔，恍然大悟的迅速低下頭，眼淚落進麵裡。她努力睜著眼睛，不再落淚，一口一口吃著麵。

大姬王朝女子普遍在十六、七歲時出嫁，最小十五歲，低於十五是不被准許的。廣平伯府擔心姬五爺死得太快，不敢拖延，忍了三日，正是因為今日是顧見驪的十五歲生辰。

陶氏又往顧見驪懷裡塞了兩錠銀子，

「應該是用不到的，您都留著吧。」顧見驪把銀子推回去。

陶氏在她手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，佯怒斥道：「妳個沒出息的！還沒到心灰意冷的時候，我讓妳拿著就拿著！」

顧見驪抿唇笑了笑，知道繼母的好意，也不再堅持。她回頭深望了一眼床上的父親，又拍了拍幼弟顧州的肩，放下頭上的紅蓋頭，自行邁出門檻。

「二姊！」顧川忽然抱住她的腿。

顧川從小頑皮，不太聽話，可自從家裡出事就變得異常沉默，整日不說一句話。此刻他眼睛紅通通的，小聲又堅定地說：「妳等我！」

顧見驪從蓋頭下方看他，摸了摸他的頭，柔聲說：「小川是男子漢了，要保護好父母。」

顧川使勁兒點頭。

顧見驪這才往外走，忍著不回頭，毅然上了花轎。花轎搖搖晃晃，逐漸走遠，跟在後面的呼喊聲也慢慢聽不見了，坐在花轎中的顧見驪這才撲簌簌落下淚來，眼淚越來越多，濕了她的花容月貌。

從雲端跌進泥裡的生活，她總是忍著淚，今日卻再也忍不住了，有紅蓋頭遮面、

花轎隔離，倒能無聲哭個痛快。

待哭得心裡舒服了，她才從袖中拿出一方帕子仔細擦了臉。被淚洗過的臉龐更顯瑩白如玉，她慢慢勾起嘴角，端莊優雅地微笑著。

花轎是從側門抬進廣平伯府的，府裡冷冷清清，沒有鞭炮，也沒有什麼熱鬧感。

「五夫人，該下轎了。」

從花轎中探出一隻手來時，等在轎外的宋嬪嬪還愣了一下才伸手去扶。她扶著顧見驪邁進小院，忍不住解釋。「五爺身體不好不能吵鬧，喜宴擺在前院，至於其他禮節，也一併從簡。」

顧見驪輕輕點頭，只專注望著腳下的路，後來嬪嬪還說了些什麼她都沒怎麼仔細聽，隨著距離新房越來越近，她心裡也越來越忐忑。

進了屋，房中藥味兒撲鼻。

等到嬪嬪扶著她在床邊坐下，顧見驪更是坐得腰背挺直，整個人緊繃著，一絲冷汗從額角沁出。

他……就在她旁邊？腦海中不禁浮現那個夢裡的姬五爺——三頭六臂壯如牛的恐怖模樣。藏在寬袖裡的手攥緊帕子，一時太過用力，指甲竟斷了，疼得顧見驪倒吸了一口涼氣。

五爺的屋子不僅充滿藥味兒，而且陰森森的，整個府裡沒誰願意往這兒鑽。宋嬪嬪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姬無鏡，畏懼地匆匆收回視線，又上下打量了一遍新嫁娘，心裡不禁有些惋惜。

如果武賢王沒出變故，眼前這位及笄就會被封郡主，那樣的家世容貌和名聲，竟很快要折在這裡，真是可惜了。

不過這些事兒不是她一個奴僕能置喙的。她笑著說：「五夫人，您稍候，五爺院子裡的林嬪嬪一會兒就來伺候您，老奴要先去回稟老夫人。」

顧見驪這才知道她不是五爺院子裡的人，微微頷首。「有勞嬪嬪了。」

屋子裡很快安靜下來，顧見驪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。她從紅蓋頭下方看自己的手指，斷了指甲的地方沁出血絲來。她一動不動坐了近一個時辰也沒等來人，忍不住輕輕吮了一口斷了指甲的拇指，自己掀開蓋頭。

房間裡很暗，窗前掛著避風又遮光的厚簾，只有一對喜燭「劈啪」一聲清脆炸響。顧見驪又望向離床頭不遠的火盆，目光頓了頓，做了好些心理準備，才小心翼翼地望向躺在床上的男人，眸中登時閃過一抹訝然。

她心裡是有些怕的，第一眼沒敢莽撞，輕輕瞟了一眼便迅速低下頭，只是這麼飛快的一瞥，男人給她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白。

他並不像夢裡那般三頭六臂，也不是想像中的身壯如牛，相反的還有些瘦削，不過身量頗長。

顧見驪垂著眼睛，回憶那匆匆一瞥裡男人的五官輪廓，可沒什麼印象，只記得他膚白如雪。

也是，臥床四年，自然是消瘦與蒼白的。

顧見驪輕輕抵了下唇，再次抬眼，眼睫輕顫，怯生生地再次望向床上的男人。

姬無鏡闔著眼，雙目狹長，左眼眼尾下有一顆淚痣，緊抿的薄唇勾勒出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。

顧見驪一怔，這般容貌與她所想可是大相逕庭，忍不住將身子前傾更湊近一些，細細打量起眼前人的眉目，半晌，才緩緩搖頭。

這容貌長在男子身上，著實太漂亮了些，男子容貌還是如父親那般器宇軒昂更好。這時她一綫兒挽起的烏髮忽然鬆脫垂下，輕輕拂過姬無鏡的鼻梁，落在他的眼窩。顧見驪一驚，這才驚覺自己距離他的臉這麼近，雙頰不自覺染上一抹極淺的紅，慌忙坐直身子，將闖了禍的頭髮塞到盤髮裡，又偷偷望了姬無鏡一眼，見他仍一無所覺地安靜睡著，這才將手搭在胸口，鬆了口氣。

一陣急匆匆的腳步聲由遠及近，顧見驪猶豫了一下，也沒有重新用紅綢遮面，大大方方地坐在原處等著。

很快進來一個滿臉堆笑的婦人，先是對顧見驪說了兩句賀喜的吉祥話，才介紹自己是六少爺和四姑娘的乳娘，剛剛在哄四姑娘睡覺才來遲了。

顧見驪微眯起眼，有些茫然。

林嬾嬾忙解釋。「忘了告訴夫人了，六少爺和四姑娘是五爺的孩子。」

顧見驪一下子想了起來，姬五爺是有那麼一雙龍鳳胎。

姬五爺也曾有過一門親事，是幼時由父母定下的，女方姓葉，只是後來姬五爺做起殺人的行當，在京中名聲日益不好，葉姑娘一心想退婚，加上四年前姬無鏡出任務時中了慢性毒，又抱回來一對龍鳳胎，葉姑娘一口咬定冷血殘暴如他不會好心收養孤兒，定然是他外室的孩子，興許還是奸生子，於是要死要活的吵著把親事給退了，之後姬無鏡身體一日比一日差，臥床四年至今，自然不會再議親。顧見驪之所以知道這事兒，實在是那位葉姑娘當年鬧出來的動靜著實不小，當時她是偎在姊姊腿上，從丫鬟口中聽來的。

「五爺喜靜，院子裡伺候的人不多，平時都是長生在五爺跟前，但是您嫁了過來，他不方便再進內宅，等明兒個再讓他來給夫人請安。」林嬾嬾長了一張圓圓的笑臉，瞧著十分喜慶。

這幾個月顧見驪沒怎麼笑過，也沒見過幾張笑臉，猛地瞧著這張討喜的臉，心情莫名好了許多，眉眼唇畔也染上幾分笑意，溫聲低語，「日後有勞林嬾嬾了。」

林嬾嬾笑著客套幾句，又說：「咱們院子裡人少，夫人多擔待。」

顧見驪偏過頭望了一眼床榻上的男人，擔心談話聲吵到他。

林嬾嬾看在眼中，對她的印象更好了些，引她在十二扇落地屏風下的羅漢床上坐下，又簡單介紹了一下院子的情況。

姬五爺院子裡人口少，是真的少到讓顧見驪驚訝。三個主人，一共才三個下人，除了兩個小主子的奶娘林嬾嬾和小廝長生外，只剩下一個丫鬟，丫鬟名栗子，腦子有些不太好使，因為是長生的妹妹才被准許留下。

「夫人，要不要用膳？」

這時早已過了用膳的時辰，顧見驪也沒了剛進屋時的緊張，如今林嬾嬾一問，頓覺餓了。林嬾嬾急匆匆去外間吩咐，等膳食端上來，她又進來扶著顧見驪繞過屏

風到了外間。

膳食雖然簡單，卻是顧見驪自家中出事後不曾嘗過的。

香軟的水晶菱香餃入口，她忽地想起家裡境況，鼻子不住一酸，只能低下頭藏起眼裡的黯然，等再抬頭時，又回復從容溫和的眉眼。

待她用完，林嬤嬤撤下膳食，伺候她梳洗沐浴後，就要趕過去照顧六少爺和四姑娘，屋子裡再度剩下顧見驪一個人面對姬無鏡這個她不曾見過、有些畏懼，又並非心甘情願下嫁的人。

剛剛沐浴過的顧見驪身上帶著一點的濕意，大紅裙擺曳地，她款步行至床榻前，蹙眉瞧著床上人，猶豫片刻才彎下腰抱起新添的鴛鴦喜被，而原先蓋在姬無鏡身上的另一床被子被她不小心扯開了一些，她頓時嚇白了臉，疾步將鴛鴦喜被放在羅漢床上，又折回床榻前。

梳洗過的顧見驪長髮已經放下來，她將鬢髮掖到耳後，才壓下心裡的牴觸，小心翼翼地給姬無鏡掖被子，不小心碰到他的手背，又驚得縮回手。

自七歲起，父親便不再碰觸她，這會兒與陌生男子相處，她心裡總有些彆扭。她垂眼去看姬無鏡的手，只覺他的手並不寬大，手指卻很長，骨節格外分明。她看了一眼便收回視線，悄聲走向羅漢床。

讓她與姬無鏡同床而眠自是不能的，幸好對著大床的屏風下還擺了一張羅漢床，雖不如床榻舒服，倒比這幾個月睡的木板床好太多了。

若是正常婚娶，她自是不會任性到新婚之夜與夫君分床，可如今她不願與姬無鏡同床而眠的理由實在有些難以啟齒，她……擔心他半夜病逝，自己一覺醒來就發現和一具屍體同床一夜！

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，縱使屋子裡燃著炭火，可離羅漢床有些遠，顧見驪慢慢蜷縮起身子，望著桌上的喜燭，有些失神。

今天是她及笄的日子，還記得父親曾大笑著許諾為她大辦及笄宴，宴上她將會被封為郡主。

今天亦是她出嫁的日子，曾想過長輩祝福，姊妹歡言，三拜九叩交杯結髮的畫面……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

可現在還想這些做什麼呢？還不如想想怎麼治好父親的傷，怎麼給父親洗刷冤屈，怎麼應對眼下在廣平伯府的境況。

她在被子裡挪了挪，將下巴埋進被子裡取暖，臨睡前遙遙望了一眼床榻上的男人，和一個只剩半口氣的人同處一室實在有些讓她發慌，最後索性把臉也埋進了被子裡。

顧見驪睡得不太踏實，雖然沒有作關於鬼怪的惡夢，卻覺得有一雙狐狸眼一直盯著她，嚇得她更不敢睜開眼，在被子裡縮成了一團。

夜深了，廣平伯府二房的燈還沒熄。

二夫人皺著眉，又煩又愁。若顧家沒有出事，顧見驪原本會在來年夏時過門，成為她的兒媳，沒想到如今做不成兒媳，竟成了她的妯娌。

「夫人……」心腹大丫鬟紅杏瞧著她的臉色，端來一碗養胃粥。「這幾天真冷，夫人您吃幾口暖暖胃。」

「怎麼就真娶進府了？」二夫人越想越氣，「不是說這麼做是為了逼她主動抗旨退婚？」

她愁的不是兒媳變弟媳的轉變，而是不知如何對兒子交代。當初兒子跪地求家裡幫武賢王，家裡騙他去南安城接表親，許諾他回來就為武賢王的事情走動，實際上打的主意是支開他，逼顧見驪抗旨，如此能依宮裡的意思除掉顧敬元，又能讓顧見驪主動退婚，等兒子回來，一切已塵埃落定。

只是他們千算萬算都沒想到，顧見驪寧可陪葬送命也沒有抗旨，如今這種情況，等兒子回家發現未婚妻成了他的孀娘，若是鬧起來……作為母親，她自然知道兒子的執拗，也知道他對顧見驪的深情。

想起那張過分豔麗的臉，二夫人就氣得拂袖摔了小几上的熱粥。「天生會勾人的狐媚東西！」

「夫人您別急，五爺這次昏迷了小半年，比往常都久，奴婢還聽說五爺前天又咳血了。三少爺歸家還要至少十日……」

二夫人眸光微動，十日，能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
翌日清晨，天還沒亮的時候顧見驪便醒了，她是被凍醒的，身上的鴛鴦喜被不知何時落了地。她睡姿很規矩，經常睡時什麼姿勢醒來還是什麼姿勢，更沒有踢被子的習慣，可她也沒多想，抱起被子拍了拍灰塵，把它放回床榻上，畢竟讓別人知道她昨晚睡在羅漢床上總是不好的。

一轉身，發現桌子上的那對喜燭居然還沒有燃盡，她忽然想起姊姊出嫁的時候，繼母曾說過新婚之夜的喜燭一定要燃到天明才能百年好合，事事順遂。她走過去在桌旁坐下，托腮望著晃動的火苗，好半天，眼睫才隨著火苗眨動一下。

這會兒離天明還有些時間，可她不敢再睡，只是安安靜靜坐在昏暗的房中等待天明，為打發時間，便細思起廣平伯府的情況。

她原本是要嫁給姬玄恪的，對廣平伯府的事情也算有些瞭解。

廣平伯年歲不小了，共有五子一女，前五子為原配所出，小女兒為繼室所出，也就是如今府裡的老夫人。五位爺裡，長子有個不大不小的官職，二爺、三爺都不大有出息，四爺少年時夭折，五爺如今吊著口氣。孫輩裡倒是有幾個有出息的，尤屬姬玄恪最有潛力。

怎麼又想起了他？顧見驪微微蹙眉，側首望向床榻上的男人。

說起來，廣平伯府裡老老小小中，權力最大的人竟是姬無鏡，他沒有品階官職，權力卻極大，更是讓滿朝文武畏懼。

如今聖上經歷奪嫡之役才終登九鼎，坐上龍椅時朝堂並不穩固，於是設立玄鏡門，一些該殺卻不能在明面上殺的人便交給玄鏡門處理。

姬無鏡是玄鏡門的第二任門主，他弱冠之年接下此職，如果說玄鏡門是陛下的

刀，那麼姬無鏡就是這刀上最利的刃，他殺過反賊，也殺過忠臣，屠過刺客，亦宰過親王。

若姬無鏡只是為陛下當差，風評倒也不會差到如此，只是有人說姬無鏡是享受殺人的，有人說親眼見過他食人肉飲人血，還有人說他全身上下都是暗器，若他對誰輕笑一聲，恐怕那人便見不到明日的太陽。

有一年聖上出行，百姓夾道跪拜，忽有膽大刺客行刺，姬無鏡便當眾剝了刺客的皮，他一身紅衣立在馬上，用長劍挑起人皮，笑著說要回去做一個人皮燈籠玩玩，那一幕讓圍觀百姓莫不毛骨悚然。

還有一年，番邦使者挑釁，他仍是一襲紅衣，懶散地抱胸斜倚在廊柱嗤笑，那使者再叫囂，可話還沒有說完便七竅流血而死。

當時姬無鏡只是攤了攤手，似笑非笑的說：「不是我幹的。」

不是他，還能是誰？

可昔日那樣的風雲人物如今卻躺在床上等著大限之日，顧見驪不禁有些感慨。許是想起同樣臥床昏迷的父親，再望向姬無鏡的目光裡，便少了許多先前的畏懼膽寒。

也是，都是快死的人了，有什麼可怕的？至少沒到陰曹地府前是不用怕的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林嬤嬤趕來伺候她梳洗。她這婚事雖然特殊，可是今日的請安還是要去的。

走在簷下，顧見驪有些不放心的問：「妳跟我過來，六少爺和四姑娘那裡可安排妥帖了？」

「夫人放心，奴婢出來的時候兩位小王子還睡著，栗子在一旁守著。」林嬤嬤又解釋了一句，「栗子這丫頭雖然拙了些，吩咐她簡單的事情她還能做好的。」

顧見驪這才點點頭。「等回院子了我就去瞧瞧他們。」

落後半步的林嬤嬤瞧著她端莊挺立的背影，覺得十分驚奇。她原以為會抬進來一個哭哭啼啼的女主子，沒想到竟如此沉穩淡然，這哪裡像明知道時日不多等著陪葬的人？不僅一滴眼淚沒落，還該吃吃該喝喝，這樣也就罷了，竟然還會關心兩個小王子，禮節方面也沒什麼錯處，倒像是真打算好好過日子的。

再一想到她不過剛十五歲，更是覺得不可思議。

宋嬤嬤挑起簾子通稟五夫人到了，顧見驪邁進主屋，打斷屋子裡原本的談笑聲，無數目光瞧了過來，上上下下打量著，恨不得把她看透似的。

廣平伯府的女眷們，顧見驪幾乎都認識，她視若無睹各種看熱鬧的目光，款款走至老夫人面前，規矩行禮，從容得體的無一絲錯處。

「起來吧。」老夫人隨意點頭，讓宋嬤嬤遞上紅包。

顧見驪又與三位妯娌相見，依次喊了大嫂、二嫂和三嫂。

二夫人的臉上明顯有些尷尬，明明一切禮數都沒錯，偏偏屋子裡的氣氛就是古怪得很。

這時大姑娘姬月明忽然開口。「見驪，三個多月沒見，世事竟變化甚大，沒想到妳沒成為我三嫂，反而給我五叔沖喜來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本來就有些冷場的氣氛變得更加尷尬。

顧見驪忽然想起父親曾說：「玄恪這孩子是不錯，他日必有一番作為，可妳嫁給他，必得和他的家人相處，廣平伯府徒有皇室宗親的名頭，裡頭實在爛透了，那家人的做派，恐我的見驪不喜。」

顧見驪看向姬月明，終於懂了父親的話。

望著那雙清明的眼，姬月明忽然有些心虛。曾經整個京城都捧著顧見驪，想要接近眼前人都沒什麼機會，如今她家中生事，更淪落到要嫁給別人沖喜的地步，自己壓抑許久的自尊心一下子漲得老高，這才沒忍住挖苦了兩句。

顧見驪臉上掛著淺淺的笑，卻難掩威儀地說：「明姐兒，稱呼錯了。」

姬月明一怔，一臉不可思議。

顧見驪卻已經移開了視線，看向大夫人，溫聲說：「若是我沒有記錯，明姐兒兩三個月前已經及笄了，如今也該懂些規矩，免得在外面出錯。」

她的聲音本就有些甜軟，溫聲細語的時候，更是給人特別舒服的感覺，明明說的是指責的話，卻也十分動聽。

大夫人這幾日正在愁女兒的婚事，這番話正好戳到她的痛點。她並非想為顧見驪打抱不平，而是不喜女兒當眾表現得不夠得體，尤其是女兒和同齡的顧見驪站在一起時，這差距……

她立刻拉長臉斥責。「沒大沒小的成什麼樣子！身為長姊，還不快帶著幾個妹妹喊五嬸！」

母親一個眼色就把姬月明叫屈的話嚇了回去，她咬咬牙，心不甘情不願地朝著顧見驪屈膝。「月明給五嬸問好。」

其他幾房的女兒姬月文和姬月真一併起身問好。

大郎姬玄慎也帶著幾個弟弟給顧見驪問好，府裡一共五位少爺，除了姬玄恪，其他人都在。

顧見驪不動聲色，心裡卻忍不住想他是不是因為覺得尷尬，才故意避開今日的場景。

廳中還有老夫人表親家的幾個孩子，不過老夫人並沒有讓她與這些親眷打交道的意思，只是揉了揉眉心，讓晚輩都退下，接著說最近天寒，不必日日過來請安，又格外囑咐她好好照顧姬無鏡即可。

顧見驪了然，日後其他人是否來請安不說，老夫人是直接拒了她的登門。

她臉上端莊的淺笑未曾變過一絲一毫，內心毫無波動，只是在離開的時候感覺到一道過分直白的目光，一回頭，便對上二夫人外甥不懷好意的目光。

顧見驪蹙眉，更加確信父親當初的話的確沒說錯。

第三章 初見大魔頭郎君

回到院子，顧見驪沒回房，而是先去看望了四歲的六少爺姬星漏和四姑娘姬星瀾，兩個孩子居然還在睡，她也沒吵醒他們，只是輕輕走過去望了一眼。

兩個小孩子都是雪團子一樣可愛的年紀，酣睡時的模樣更是討人喜歡，尤其是睡在外側的女娃，像隻軟軟的小奶貓似的，瞧著就讓人心裡跟著發軟。

「夫人，您先回去休息，等小主子醒了，奴婢再抱過去見您。」

顧見驪又望了一眼酣睡的兩個孩子，才硬著頭皮轉身回房。

她本來想，陪兩個孩子一整天就不用回去單獨面對姬無鏡，可惜這兩個奶娃娃睡得正香……

無奈的回了屋，倚靠在窗前，她隨意拿了本書來讀。若讀書能分散注意力，倒是能讓她忘記屋子裡的另一個人。

當她讀到一半，發現窗外天色陰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雪，聽見有人走進屋中，她的目光仍落在書頁上，隨意問：「有什麼事嗎？嬤嬤。」

「五表嬸。」

帶著討好的男聲令顧見驪一驚，猛地抬頭。

二夫人外甥趙奉賢才往前邁出一步，顧見驪使用力將手中的書放在桌上，肅聲質問：「這裡豈是你能隨意進入的地方！」

趙奉賢被她忽然爆發的氣勢唬住了一瞬，不過也只是一瞬，他便繼續上前，笑嘻嘻地說：「五表嬸，早上沒能跟您問好，奉賢心裡過意不去，親自過來給您請安嘍！」

曾經的顧見驪絕對接觸不到這樣的人，或者說即使是再卑劣的人在她面前都會裝出儒雅的模样，可在過去的三個月，她已見過太多地痞流氓，這樣的言語和表情，她實在是太熟悉了。

顧見驪抓起一旁的茶碗，朝趙奉賢腳旁摔去，「出去！再不出去我就要喊人了！」趙奉賢仍舊是嬉皮笑臉，「五表叔最喜歡死人，討厭活人，所以他的院子最偏僻，您喊不來人的。」他眯起小眼將眼前人從頭到腳打量一遍，「再說，您這是誤會奉賢了，奉賢仰慕五表嬸多年，只是想和您說說話，別的混蛋事兒……不做。」雖然姬無鏡的院子偏僻，可眼下乃白日，又快到晌午，顧見驪穩了穩心神，沉下嗓音。「賢侄想與我說什麼？」

她不動聲色的拿起桌子上另外一只白釉茶碗，抿了一口涼茶，放下茶碗後手指搭在碗沿，輕輕轉動。

「奉賢是想告訴五表嬸，如今您不是孤單一人，若是有什麼需要，儘管隨時來找奉賢，不管是什麼事情，也不管是白日還是夜裡……」說到最後，聲音低下，語氣裡亦帶了些曖昧。

那張色迷迷的醜臉實在令顧見驪作嘔，可她只能忍著怒意，不接他的話，冷靜地說：「你五表叔的院子的確偏僻，只是眼看就要到午膳的時辰，賢侄是想留下用膳嗎？若如此，得支會廚房一聲。」

甜甜軟軟的聲音入耳，趙奉賢大半個身子都酥了，他笑咪咪地說：「五表嬸，您怎就不信奉賢的善意？奉賢今日過來只是想瞧瞧您過得如何，表表忠心罷了。」說著不由自主又向前走了兩步，回頭瞥了一眼床榻，壓低了聲音繼續說：「就在您嫁過來的前一天夜裡，五表叔咳了血，府裡來了宮裡頭的太醫，言明五表叔活不到過年。如今距離過年可只有十日了，到時候府裡會怎麼對您，您心裡清楚，只要您點個頭，咱們合夥來一齣狸貓換太子——」

接下來的話他沒有再說，可是顧見驪已經聽懂了，這是要以救命之恩囚著她作外室。

「五表嬸，您好好考慮考慮。是到用膳的時辰了，奉賢先走一步。」他一步三回頭，目光猥瑣，從院子的偏門出去，看看左右沒人，便大搖大擺地往正路走，腦子裡仍舊是顧見驪的花容月貌，勾得他心癢難耐，決定去花柳巷先快活快活。直到聽不見腳步聲，房中的顧見驪挺直的脊背才一軟，有些疲憊的靠上椅背，望著摔在地上的茶碗碎片出神。

倘若她毀了這張臉，是不是就會少去很多麻煩？

或是將趙奉賢來過的事情說出來尋求庇護？可這廣平伯府分明盼著她早些死，免得受牽連，她根本不可能得到援助。

這時突地傳來小孩子的說話聲打斷她的思路。

林嬤嬤抱著姬星瀾，姬星漏跟在她身旁，進了屋，她把懷裡的姬星瀾放下，笑著對顧見驪說：「夫人，奴婢把六少爺和四姑娘帶過來了。」

哥哥姬星漏自打進屋就低著頭，妹妹姬星瀾則一直往林嬤嬤身後躲，有些畏懼。林嬤嬤把藏在她身後的小姑娘推到身前，柔聲說：「這位以後就是你們的母親了，快叫人。」

姬星瀾抬起頭，好奇地望著顧見驪，大大的眼睛撲閃撲閃，小嘴微張，想要叫人，又有些猶豫。

顧見驪起身，腳步輕盈地走上前蹲在兩個孩子面前，揉了揉姬星瀾的頭，溫柔地說：「沒關係的，不想叫暫時不用叫。」

姬星瀾歪著小腦袋好奇地瞧她，覺得她好漂亮，聲音也好聽，不由自主朝著顧見驪咧開嘴笑起來。

林嬤嬤又說了一遍。「四姑娘，喊人了。」

「母——」

一直低著頭的姬星漏忽然推了妹妹一把，幸虧顧見驪眼疾手快，抱住搖搖欲墜的小女孩。姬星瀾在顧見驪的懷裡轉過身看向哥哥，委屈地扁了嘴，可是哥哥一個眼神瞪過來，她立刻不敢哭了。

姬星漏嗤笑了一聲，沒好氣地喊，「我要吃飯！」

「這……」林嬤嬤為難地看向顧見驪。

顧見驪點點頭。「妳去吧。」

林嬤嬤應了一聲，沒發現視線死角的碎茶碗，立即提著裙子疾步往外間去準備。顧見驪沒理姬星漏，直接將姬星瀾抱起來在窗前坐下，用指腹輕輕點了點小姑娘的鼻尖，「妳叫星瀾是不是？」

「哇，妳怎麼知道？」小姑娘驚奇地睜大了眼睛。

「我不僅知道妳叫星瀾，還知道星瀾今年四歲啦！」

「哇，妳知道那麼多呀！我是四歲啦！」說著，她神氣的伸出五根手指頭，接著偏過小腦瓜兒瞧，想了半天，又縮回去一根手指。

顧見驪忍俊不禁，湊過去在小姑娘的臉蛋上輕輕親了一下。

「我們星瀾真漂亮！」

姬星瀾懵懵懂懂地望著她，接著忽然踢掉鞋子，抓著顧見驪肩膀上的衣服，歪歪扭扭地站起來湊到顧見驪面前，在她的臉頰上吧唧一口。

「妳也好看！」

小孩子一旦開了口，就是嘰哩呱啦說個不停，偏偏還長了張討人喜歡的臉蛋，加上軟糯的童音，更是讓人喜歡。

站在原地的姬星瀾看著她們兩個妳一句我一句，完全當他不存在一般，立刻走到一旁的衣櫥踢了兩腳。

姬星瀾果然扭過頭來，可顧見驪立即逗著她，輕易地又吸引了小姑娘的注意力，繼續當姬星瀾不存在，惹得姬星瀾更加生氣。

他走到地上摔碎的瓷碗前，作勢蹲下來玩。記得林嬾嬾每次都會大驚小怪地跑來抱起他，驚呼「我的小祖宗哟，可別傷了」，然而他玩了好一會兒碎片，坐在窗前的兩個人都沒理他。

顧見驪以眼角餘光悄悄看了賭氣的小男孩一眼，無聲念他的名字。星瀾？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……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，她猜測這孩子特別的名字應當是從這首詩而來的。

午膳的時候，姬星瀾沉默地吃飯，姬星瀾仍在顧見驪腿上。

「我吃飽了！」姬星瀾猛地跳下椅子，一溜煙兒跑了。

林嬾嬾哎喲一聲，趕緊扯著裙子追出去，看來這樣的戲碼已不是第一次上演。

姬星瀾吸進一根麵條，用小小的手摸了摸嘴角，仰著臉望向顧見驪，含糊不清地問：「哥哥怎麼了？」

「哥哥吃飽了，咱們星瀾繼續吃。」

「下午能來找妳玩嗎？」姬星瀾嘟起肉呼呼的小嘴，邊吃邊問。

「當然可以呀！」

有照顧小孩子的名義，就可以不用一直單獨和姬無鏡相處。當然，姬星瀾這麼討人喜歡，著實是意外驚喜。

至於姬星瀾，顧見驪看得出來這孩子的教育出了問題，可這種因為環境慢慢養成的性子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過來的。

顧見驪親自抱著姬星瀾去睡午覺，其實她恨不得留在孩子的房裡和她一起睡，可是她得硬著頭皮先做一件事情。

先前給姬無鏡餵食是長生負責的，如今他不宜進屋，這事兒就落到了顧見驪身上。早上顧見驪因為一早就去主屋請安躲過一劫，現在卻是躲不過了。

顧見驪端著一碗粥慢吞吞的走進裡屋，躊躇地立在屏風旁，望向床榻，直到瓷碗有些燙手，才認命地挪步走去，坐上床沿。

她將粥碗放在床頭小几，又準備帕子放在姬無鏡耳側的枕頭上。在家裡的時候，她曾給昏迷的父親餵過東西，也算有經驗。

「別慌，流出來擦掉就好，多試試總能餵進去，他現在昏迷，不能打妳，權當、當是給父親餵粥了……」顧見驪對自己喊話半天，終於端起碗來，試了試溫度，

小心翼翼地餵給姬無鏡。

幸好，過程比她預想的要順利多了。

只是餵到一半顧見驪忽又想起，今日只是餵食，那麼擦身這事兒日後是不是也是她負責？

這一想，手就一抖，湯匙裡的粥滴落在姬無鏡的臉頰。顧見驪一驚，急忙用指腹抹了去，才慌慌張張想起用帕子重新給他擦一遍。

等將一小碗魚粥餵盡，顧見驪長長舒了口氣。

這只是午膳，還有晚膳，好不容易熬到晚膳也結束，顧見驪如昨夜一般，抱了一床被子宿在羅漢床上。

她留了一盞燈才歇下，屈膝側躺在羅漢床上，雖一動不動地闔著眼，卻許久未能睡著。

於是，當有人從窗戶跳進來的時候，她一下子就醒了。

「什麼人！」她彈坐起身，順手握住藏在枕下的匕首。

「五表嬸，您居然睡、睡在羅漢床、床上？嘿嘿，新婚燕爾，五、五表叔不能陪您，奉賢陪您怎、怎麼樣……」趙奉賢一步三晃，全身帶著酒氣。

顧見驪暗道一聲不好。白日的時候他尚且能守些禮，可如今醉了酒，骨子裡的劣性恐要暴露出來。

她一邊朝房門口跑，一邊大聲喊，「林嬪嬪！長生！」

可惜她一個年紀不大的小姑娘哪裡跑得過男子，趙奉賢幾步追過去，反而比她先到門口，用後背抵在門上。

這一瞬間，顧見驪特別想父親，如果父親好好的，定然不能讓她受這樣的委屈。

「別、別跑了，嗝……」趙奉賢踉踉蹌蹌的走上前，「五表嬸，奉賢、奉賢陪您……」

顧見驪握緊手裡的匕首，一邊後退，一邊冷著臉訓斥。「我是你的長輩！你不能這樣胡來！」

小腿不知撞上了什麼東西，顧見驪登時朝後跌坐，她偏過頭，才知道自己退到了屋子最裡面的床榻，趕忙慌聲道：「你五表叔還在這裡！他今日曾醒了一次，當著他的面動他的妻子，你就不怕他醒來找你算帳？」

趙奉賢嘿嘿笑了兩聲，跌跌撞撞繼續往前，把自己絆倒了也不急著爬起來，抬頭望向顧見驪，咧嘴笑答，「五、五表叔快死啦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就算我脫了褲子往他臉上撒一泡尿，他也……嗝！」

突地，他臉上的笑僵在那裡，那雙迷濛醉眼也一點點恢復清明，像是一瞬間醒了酒一般，整個人開始發抖。

顧見驪懵了，後知後覺地慢慢轉過脖子，看向身側，便看見一雙似笑非笑的狐狸眼，狹長的眼尾微微上挑，勾勒出幾許風姿，加上那眼下的一滴淚痣，再添三分妖氣。

「吵死了……」

姬無鏡的嗓音本就偏冷，如今太久沒說話，猛地開口，聲音沙啞乾澀，更顯陰森，令顧見驪感覺像一條陰冷的蛇爬過脊背。

趙奉賢瞪圓了眼睛，一副見了鬼的表情，狼狽的趴在地上。「五、五表叔……」
「噓。」姬無鏡緩緩抬起手，將食指搭在唇前。房中只燃著一盞燈，不甚光明，令他的臉色越發蒼白。

趙奉賢登時連喘氣聲都不敢再發出。

一旁的顧見驪望著姬無鏡，不由自主一併收了聲。

姬無鏡放下手，手掌撐在床上，動作極為緩慢地撐起上半身，盤腿坐在床上，雙手隨意地放在腿間。他手長腿更長，身上雪色的寢衣鬆鬆垮垮的套在身上，側襟尚未繫緊，露出些胸膛。

由於昏迷太久，手腳有些僵，他這一系列動作做得很慢，看在顧見驪眼中，更像耗盡一整個夜晚那麼漫長，她不由自主的向後挪，直到後背抵上床柱，退無可退。姬無鏡涼涼地瞥向趙奉賢，挑起眼尾，帶出一抹笑，那一滴淚痣跟著微微上挑。他明明在笑，趙奉賢卻覺得毛骨悚然。

「把剛剛的話再重複一遍。」

聞言，趙奉賢一骨碌爬起來，跪爬到床前，雙手死死抓著床沿，顫聲說：「五表叔我錯了！我錯了錯了！奉賢剛剛喝醉了，都是胡說八道！」

姬無鏡只是看著他，若有似無地笑著，不氣也不惱。

可他越是這樣，趙奉賢越是膽寒，整個人僵在那裡，好半天才嚥了口口水。

夜晚的寒風從開著的窗戶灌進來，吹在趙奉賢被冷汗澆濕的後背，令他如墜冰窟，只能照著眼前惡魔一般的男人的吩咐做。

「五、五表叔快死啦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就、就……」趙奉賢硬著頭皮說，可說到一半就再也不敢說下去。

「繼續說。」姬無鏡懶懶瞥了他一眼，語氣聽不出喜怒。

「就、就算我脫了褲子往他臉上撒一泡尿，他也……」趙奉賢用全部的勇氣喊完先前的話，立刻大哭著跪地磕頭，腦門往地上撞得咚咚響。「五表叔您饒了奉賢吧，奉賢再也不敢了！」

姬無鏡放在腿間的手撐著身下的床榻，上半身極為緩慢地微微前傾了些，「還少了一個字。」

「什、什麼？」趙奉賢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抬起頭，目光呆滯。

什麼叫還少了一個字？可極度緊張的情況下，他大腦異常清醒，倒成了這輩子腦子最靈光的時候，很快明白過來。

「五、五表叔快死啦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就算我脫了褲子往他臉上撒一泡尿，他也……嗝！」

姬無鏡嘴角輕勾，挑起的眼尾堆出三分笑意，滿意地輕笑。「這下對了。」

他笑了，趙奉賢卻連哭都哭不出來，只能反反覆覆地喊著，「五表叔、五表叔……」

「賢侄有句話說的不太對。」

趙奉賢哭著回答，「是是是，五表叔說什麼都對……」

姬無鏡慢悠悠地開口。「比起活人，我更喜歡死人，但是最喜歡的，是被我弄死的死人。」

趙奉賢粗啞的聲音一頓，渾身打了個冷顫。

「五表叔最喜歡死人，討厭活人，所以他的院子最偏僻，您喊不來人的……」這是他上午偷偷過來時威脅顧見驪說過的話。

趙奉賢的鼻涕流得很長，嚇得倒抽了一口氣。「五——」

「罷了，滾吧。」姬無鏡皺眉，看向他的目光染上幾分嫌惡。

「是是是！奉賢這就滾！」趙奉賢像是得了大赦一樣，又哭又笑地爬起來，慌慌張張往外跑，邁出門檻的時候還摔了個狗吃屎，卻連疼也不覺得，立馬又起身，動作非常迅速。

「關門。」

姬無鏡沙啞的聲音從後方傳來，趙奉賢立即又低著頭跑回去，用顫抖的手把門關上，然後轉身就跑，一時慌不擇路又摔了一跤，再爬起來繼續跑，邊跑邊氣自己是真的腦子有問題，才會在姬無鏡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放肆，怎麼就不能等那個惡魔死透了再來……

房間中，顧見驪後背緊貼床柱，雙手緊緊握著匕首，因為過分用力，斷了指甲的地方隱隱又滲出血絲，可是她渾然不覺得疼。

逃過一劫，她本該喜悅的，可是望著姬無鏡，她又陷入另一種驚懼，整個身子緊繃著，雙肩微微發顫。

姬無鏡冰涼的目光這才掃了她一眼，低沉開口。「還拿著匕首做什麼？沒捅到爛狗，打算拿我補一刀玩玩？」明明剛開口的時候面無表情，說到最後竟是帶出幾分莫測的笑意。

「不、不是……」顧見驪慌張鬆手，匕首從她手中掉落，重重落在地上。

她的確想過或許姬無鏡真的會醒過來，可是也絕對沒想過他醒來時會是這樣的場景。

冷靜，冷靜！她該說什麼？告訴他，他是他昏迷時廣平伯府給他娶進來的妻子？可這也並非是實情，其中的彎彎繞繞不是一兩句話便能說清的。

「我、我……你……」向來沉著冷靜的顧見驪第一次變成了結巴，意識到自己還坐在床上，她局促地站起身就想逃。「我去給你請大夫——」可是才剛邁出一步，手腕就被握住。

姬無鏡的手很涼，明明是剛甦醒的病人，力氣卻不小，他用力一拉，她身形一晃，一條腿筆直立著抵著床，另一條腿則彎曲著跪在床沿，纖細柔軟的身子就這麼弓著栽進男人的懷裡，下巴重重磕在他的肩上。

姬無鏡還是先前盤腿而坐的姿勢，紋絲不動，除了握住顧見驪的手。他抬起另一隻手搭在顧見驪的腰側，摸了摸。

女人的腰可真細真軟，即使是僵著身子。

顧見驪只覺得姬無鏡的聲音陰冷，手也是，像條冷血的蛇爬上她腰側。她拚命忍耐，可是身子還是忍不住開始發顫，緊繃的時候感覺異常敏銳，她很快發現姬無

鏡修長的手指滑進她的衣襟。

那一瞬間，她想到的不是輕薄之舉，而是人皮燈籠。

這時姬無鏡忽然鬆了手，顧見驪一踉蹌，整个人跌坐在姬無鏡身側。她雙手撐在床上，身子略微向後，無聲喘了兩口，才小心翼翼地看向身邊的男人。

只見他拿著一方雪色的帕子抵在唇前，一陣輕咳，那方乾淨的雪帕很快染上猩紅，鮮血漸次暈染，濕了大半的帕子。

那是她的帕子。

顧見驪一怔，這才明白對方剛剛拉她，只是為了拿她腰側的帕子。

她終於冷靜了些，小聲問：「你、你怎麼樣了？」

姬無鏡止了咳，用指腹抹去嘴角的血跡，低下頭，盯著那方染血的帕子看了一會兒，才不疾不徐地將沾滿鮮血的帕子工整疊好放在一側，啞著嗓子問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？過了年沒有？」

「臘月二十一。」顧見驪小聲回答。

姬無鏡聞言，動作微頓，幾不可見地皺眉，「早了。」

顧見驪自是聽不懂他說什麼，小心地坐直了身子。「你要水嗎？或者餓了沒有？我這就去給你喊大夫過來。」

姬無鏡稍微活動了下，懶懶抬眼，盯著顧見驪的臉，覺得眼熟，眸中閃過一絲詫異，倏地伸出長手捏住她的下巴，讓她抬起臉來。「驪貴妃是妳什麼人？」

顧見驪一愣，「娘娘是我姨母。」

姬無鏡以指腹輕輕摩挲著她的下巴，思索了一下，又問：「顧敬元的小女兒？」

「是。」

她的模樣像極了其生母，和驪貴妃也有些相似。

姬無鏡的指腹有著薄薄的繭，輕微的動作便讓顧見驪的下巴留下了紅印子，而顧見驪的心也懸著，隨著他手指摩挲的動作而顫動。

半晌，姬無鏡才輕輕唔了一聲，恍然而笑。「妳父親還活著嗎？」

「父親好好的！」提及父親，顧見驪聲音稍微大了些，可想到父親如今的境況，眸中又是一黯。

可下一瞬間她便驚愕地抬眼看向眼前人。外傳姬無鏡昏迷了小半年，他如何知道父親出了事？

正想再問，外面響起沙沙的腳步聲，林嬈嬈的聲音也跟著傳進來。

「夫人，出了什麼事兒啊？」

姬無鏡鬆了手，支著下巴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句，「魚。」

「什麼？」顧見驪沒聽懂。

「我說我要吃魚。」男人懶懶斜靠至一側，就勢想要躺下。

「好，我去吩咐。」顧見驪急急起身，疾步往外走，剛好迎上要敲門的林嬈嬈。

「五爺醒了，去喊大夫來。」

林嬈嬈聞言，高興的一拍大腿。「太好了！奴婢這就去告訴前院，讓人請太醫過來！」

林嬾嬾喜滋滋地走了，顧見驪立在簷下卻沒太多喜意。她抬起頭，望著簷廊懸掛的燈籠，一陣涼風吹來，令人後頸有些發寒。

Crescent Family